

紅樓會

(上)

蕭逸 著

山東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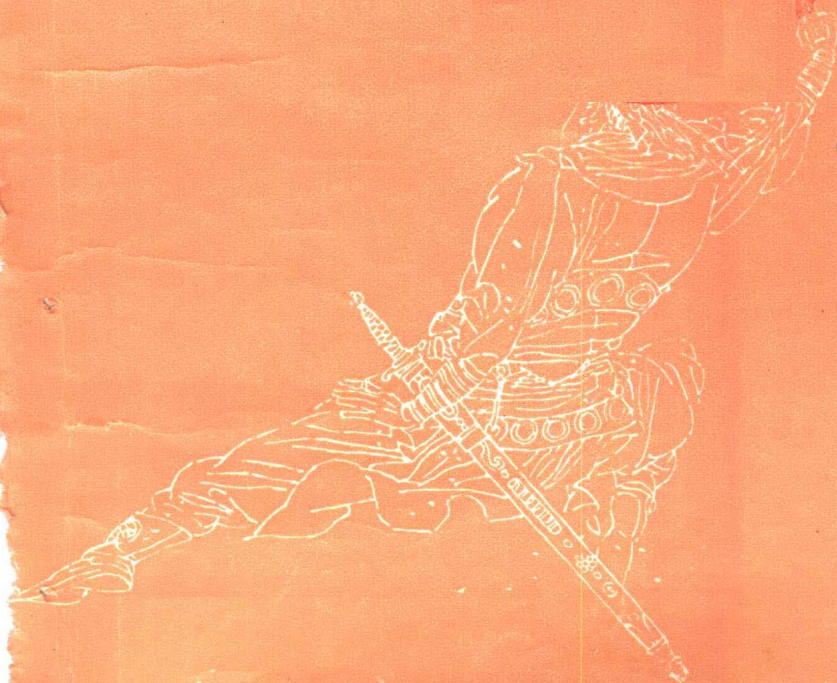
1247.48

85

萧逸著

红线金丸

上





萧逸先生1986年首度返国偕夫人摄于颐和园



萧逸先生摄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

目 录

楔 子	1
父女逃避大仇家	16
弹指破空一金丸	43
故作娇嗔来杀威	56
花如解语叶舒颦	77
云破日来花弄影	98
灰衣怪客性古怪	142
少侠被劫赤城岛	167
海角红楼囚群雄	184
红线金丸戏双鸥	210
身在虎穴寻幽秘	231
十一婆大显身手	260
瘦桐冒险救娇娃	285
冲天怒火焚红楼	307
怒海狂涛斗强敌	349
红衣四友威风丧	366
阁楼二指点红绿	382
江边较技赌输赢	395
无形碧剑起波澜	425
红石岭下斩巨蟒	441
独留青冢向青天	470
不惜访遍万重山	487

多情自古空遗恨	514
山雨欲来风满楼	544
巫山风雨晚来急	554
一波未平一波起	597
冷焰心火断玉刀	623
冰极甬道走寒躯	663
玉冰峰上决雌雄	680
清风岭下念旧仇	695
少林寺前驻风尘	731
精武殿内试方丈	758
痴鸟不识梧桐意	774
涵一含怒反少林	803
广邀英豪清门户	831
海空彻悟玄天机	859
双侠大破五虎阵	884

楔子

金钟三响，大厅内鸦雀无声。

一十六名红衣少年，自两侧雁翅也似的排了开来，独独空出了那描金砌玉的福寿长案来。

海碗粗细的一对红烛，映衬着一幅“麻姑上寿图”和金光闪烁的一个大“寿”字，水磨的红石柱上，悬有丈许长的一副大寿联，写的是：

“身似西方无量佛，寿如南岳老人星。”

——九头金狮车飞亮，一生傲笑江湖，驰马中原，掌中一口雷音剑，真可说是抖足了威风，为他们“红衣狮门”开下了五十年太平江山。

如今，这位不可一世的老侠客，八十寿开，垂垂老矣！

人们偶尔追忆着老的桩桩往事，会令你不寒而栗。只是在他八十大寿的今天，耳濡目染的，却是一团喜气，谁也不会再去追忆那些已经褪了色的血腥往事罢了！

早在半月前，已有为数可观武林朋友，不远千里来到这巫山脚下的“海天别墅”，给老爷子拜寿。

这其中多是些埋名已久的风尘侠隐、草野奇人，甚至当今八大名门的掌门人，除了“天南派”、“西岳派”因故未临之外，其他各派都来了。

“海天别墅”一时群雄荟萃，众英云集，鞭丝帽影，比肩接踵，热闹非凡。

寿桌前坐了七八个老人，其中有南少林寺方丈涵一，武当派掌门朱白水，青城派掌门赤眉老人，峨嵋派掌门蒲大方……

赤眉老人回头笑问一名弟子道：“怎么，老寿星还不出来？我们可是等急了！”

那弟子躬身道：“主人正在更衣，快出来了。”

言之未毕，只见红门一启，步出了两个少年男女，二人之后，紧跟着老寿星，红衣狮门教主九头金狮车飞亮。

车飞亮紧抱双拳，呵呵大笑道：“有劳各位久候，老夫怠慢了！”

大厅内爆出了雷鸣也似的欢呼声，纷纷嚷着要拜寿，车飞亮连连摇头道：“不敢当，不敢当！”

他身前那一双少年儿女，喜气洋洋地把他扶至“寿”字图前，接受了众人的拜贺。

九头金狮车飞亮，连声地大笑着，不停地指使着他的一双儿女与贺客答礼，眉开眼笑，喜气洋洋！

只见他身着福字黑缎团花马褂，下着同色长袍，一双寿字履，虽已是八十高寿的年岁，看起来却仍然是英气内敛，精神抖擞！

他一副瘦高的身材，腰杆笔也似直，一双寿眉，其白似雪；双眉之下，那双深深陷下的眸子，每眨动间，精光四射。

看到此，你就会知道，这九头金狮车飞亮，虽是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可是他并没有把功夫搁下来。

酒过三巡，这位车老先生忽然立起身来，只见他双拳一抱，朗声笑道：“老夫有何德能，居然劳动了远近江湖的好朋友，来到我这蜗居，实在惭愧！”

说到此由不住大笑起来，笑声一敛，道：“车某一生行侠江湖，多蒙各位好友抬爱，才挣得了今日一点虚名，今日贱辰，权借一杯水酒，为各位好朋友洗尘接风，来！请干一杯！”

说着，仰首把杯中酒一干而净。

举座各人更加雷鸣也似的爆了一声彩，纷纷干了一杯。九头金狮车飞亮抱了一下拳，笑道：“谢谢各位，今日老夫实在是太乐了，此乃我‘红衣狮门’数十年未见的热闹，各方高朋会聚一堂，真正的难得……”

说到此，手捻银髯，宏声大笑起来！

大厅内一时鸦雀无声，数百双眼睛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只见他朗声接下去道：“在此，老夫有一事，当众宣布，凡我红衣狮门弟子，更须注意聆听！”

说到此，面色一整，道：“老夫自掌本门，已过五十春秋，自信功过尚能相抵，如今年事已高，精力有限，今日我当众宣布，自此闭门退居，将不再问事矣！”

厅内立刻响起一片惊诧之声，纷纷猜测议论不已。

车飞亮面色一沉，大声唤道：“车卫，你来！”

少年应声而至，只见他长身阔背，浓眉大眼，身着大红上衣，其上绣有本门狮标，腰系丝绦，神采奕奕。这少年正是随他同出的男女少年之一，他是车飞亮的独生儿子，人称“铁麒麟”车卫。

他立在父亲身边弯身道：“父亲有何差遣？”

车飞亮呵呵一笑，正色道：“从今以后，这红衣狮门，水旱七十二舵，统统归你所掌；老夫当众宣布，你为我红衣狮门第三代正式掌门人，还不跪接红玉狮令！”言罢自袖内摸出一颗拳大的红色玉狮，双手一举。车卫不禁微微一怔，紧接着双

膝跪地，对着父亲手上的红玉狮令拜了三拜，然后起身双手接过去！

一时之间，众声雷鸣！

红衣狮门七十二舵的弟子纷纷趋前，唱喏见礼。车飞亮父子不禁喜上眉梢！

这是“红衣狮门”中的大事，包括各大派的掌门人在内，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九头金狮车飞亮，居然在其八十寿辰之日，来了这么一手！

各派掌门人纷纷起立，向这位年轻的新掌门人铁麒麟车卫祝贺寒暄！

“红衣狮门”在江湖上势力极大，七十二处分舵，遍布全国。

想不到铁麒麟车卫一介后生，居然当此大任，也真值得他趾高气扬了！

不过人们也都清楚，车飞亮这一双儿女：车卫、车钗，都随他自幼练就了一身惊人的功夫。兄妹二人在红衣狮门中，以极为特殊的身分，确实做了一些惊人的事情。因此当本门诸执事、弟子聆听之后，除了有些意外，倒也心悦诚服。

九头金狮宣布了这个命令之后，内心真是快慰极了，他高声命令身侧弟子道：“传令下去，各门紧闭，诸弟子尽情畅饮，午夜之后，本门诸弟子集合听训，正式行礼！”

身侧弟子躬身答了一声：“是！”方要移步外出，忽见大厅右侧门外匆匆进来一名弟子。这弟子手上持着一张大红拜帖，神色极为仓促。他匆匆走到九头金狮车飞亮座前，弯腰行礼道：“禀教主，有一少年投帖贺寿！”

车飞亮皱眉道：“哦？这时还有人来？我不是关照过，不再见……”

铁麒麟车卫抢上一步笑道：“父亲，既是贺客，不可怠慢，何妨请他进来一见！”

九头金狮车飞亮点了点头，伸手自那名弟子手上把来客的拜帖接过来，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江南边瘦桐贺”。

车飞亮不由一惊，他把这帖子递与车卫，说道：“想不到竟是此人！”

车卫接过一看，面色大惊道：“既是此人，我们更怠慢不得，快请他入内吧！”

九头金狮车飞亮哈哈大笑，朗声对厅内道：“诸位好友，你们猜谁来了？”

众人目光一齐望向他，并无人能猜出，车飞亮兴奋至极地道：“来客是江南的边瘦桐！”

这“边瘦桐”三字一出，就连临席的几个掌门人，也不禁吃了一惊，纷纷都站了起来。

他们都知道，这人是当今天下一位奇人，一袭青衣，浪迹天涯，仅仅数年光景，大江南北已无不对这位少年奇人奉若神明一般！

据说，这位青衣边瘦桐，一身武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任何事只要他一伸手，无不迎刃而解。此人虽是一翩翩少年，但为人行事，向以稳重著称，恩怨分明，最不喜管别人闲事。而且从没有人见过他的庐山真面，那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闪电行踪，为江湖上千万人引为传奇。

青衣边瘦桐究竟是如何一个人，究竟有多么高深的武功，谁也莫能道出。只是此人的独家暗器“红线金丸”，却在江湖上妇孺皆知。在他这种奇特暗器之下丧生的武林人物，简直是数不胜数！

“红线金丸”青衣边瘦桐，就像是一道闪电，一阵旋风，

那么深深地震撼着武林中的每一个人，人们对于他，真有“谈虎色变”之感！

九头金狮车飞亮拿到了这张帖子，那种惊诧、狂喜、骄傲，自是可以想见。其实连他本人，也是第一次能得见到这位少年奇人。他转身对车卫、车钗道：“你兄妹即刻代我迎客，只说为父在此恭候侠驾！”

铁麒麟车卫与妹妹车钗闻声下座。他兄妹二人，对于这位年岁和自己相差不多的人物，早已慕名已久，今日能得一会，自是梦寐以求。当下双双行出大厅，由先前报讯的弟子带领着直向正门而去！

出得大门，二人远远窥见，门前一骑青灰大马，在马鞍一边，伫立着一个头戴着大草帽、身着青衣的神武少年。车卫车钗知道，这少年就是饮誉大江南北的神秘人物——青衣边瘦桐！

在未见面之前，他们绝没有想到，这么大名鼎鼎的一个人物，竟是这么朴素的一身装扮！

只见他身着一袭名副其实的青色布衣，只是色泽鲜明，有异一般；身裁似乎很高，只是看不清楚面目！

车卫兄妹忙趋上前去。却见那青衣少年，正自仰首苍天，暮色里隐约可见他那浓且长的一双眉毛。

铁麒麟车卫远远抱拳道：“贵客莫非就是边大侠么？我兄妹久仰了！”

青衣人闻声把眸子转了过来，兄妹二人这才看清，来人有微微黑红的一张俊脸，一双眸子黑圆净亮，鼻直口正，在他启唇微笑时，露出一口编贝也似的白牙。这青衣边瘦桐，真有一种说不出的豪帅劲儿，他那种豪迈的个性，似乎不须说话，也能由身上散发出来。

他头上戴着一顶宽沿的草帽，两耳之下，垂着两束黑色的帽穗子，衬着他那高大的身子，古铜色的皮肤，真正堪称“英俊”！

这时他目光直视着二人，微微哂道：“仁兄是……？”

车卫含笑道：“小弟车卫，这是舍妹车钗！”

青衣人颌首见礼道：“久仰！”

车卫接道：“家父车飞亮在厅内待客不能分身，特命我兄妹出来恭迎，尚请勿怪，谨请入内礼待！”

青衣边瘦桐倏地目光一亮，匆匆在二人身上看了一眼，由鼻内哼了一声，淡淡笑道：“原来车老太爷竟是令尊，真是失敬了！”

车钗在一边冷眼旁观，只见这红线金丸青衣边瘦桐目光炯炯，精华内敛，一眼望去，就可知道是个身负绝技之人。她心里道：“可惜他是给父亲拜寿来的，不然定要设法与他比试一番，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本领！”心里这么想着，不免很留意地看了他几眼，只觉得此人一举一动，都令人有一种“超俗”之感。他身边那匹青灰色的马，也非常马，长得似驴非驴，似马非马，看来较常马要高大许多，双耳竟比一般的驴子还要长。

铁麒麟车卫回身道：“与边大侠带马！”

青衣边瘦桐淡然一笑道：“用不着，我马上就走！就叫它在外边吧！”

说着顺手一拍马臀，那匹看来并不显眼的马，竟自行走入林内去了。

边瘦桐解开了帽带，把那顶马连波的大草帽背在背后，微笑道：“仁兄请前带路！”

车卫抱了一下拳，笑答了一声：“是！”遂即和车钗转身带路。边瘦桐紧随着二人身后，大步向大厅走去。

大厅内，上千只眼睛，都在期待着这位不速的贺客！

只见厅门一启，车氏兄妹首先入内，车飞亮赶上来问道：“边大侠呢？”

言之未了，已见边瘦桐闪身而进。九头金狮车飞亮不由怔了一下：“是边兄么……”说到此，他似乎有些接不下去了。因为来人就年岁看来，至多不过二十四五岁的样子，以自己八十高龄的老人，开口对来人称“兄”，也似乎谦虚得过分了。再者来人这一身朴素随便的衣着，也是他没有想到的。今日来此拜寿的人，哪一个不是穿戴得极为整齐华丽，独独只有他这么一身随便衣服，居然连大草帽都带到寿堂里来了。

相形之下，也确实有些不起眼。

不过，车飞亮哪里又会去计较这些？人来了，就是自己无上的体面和光荣！

边瘦桐那炯炯的目光，只注视着主人一人，对大厅内其他各人，以及诸般华丽的景像，他却正眼也不看上一眼！

边瘦桐当下哈哈大笑，道：“车爷的大名，边某久仰了！”

车飞亮不禁得意得展眉而笑，道：“来！来！来！边老弟，请上座，你的侠名举座同钦，想不到你眼中尚有老夫我这一号！”

说着一只手握在了对方腕上，哈哈笑道：“实在是不敢当，不敢当……快请坐下来吧！”

红线金丸青衣边瘦桐面色微微一变，可是仍然随着九头金狮车飞亮走到了席前，坐了下来。对于这桌上其他各人，却仍然是视同未睹。

车卫亲自为他满上了一杯酒，边瘦桐面色一凛，推杯笑道：“在下不擅饮酒，请不要客气！”

铁麒麟心中一怔，窘笑道：“边兄说哪里话？远路而来，一杯水酒总是应该饮的。”说到这里，自己双手举杯道：“小弟代父敬你一杯！”

座上各人俱对这位不速之客侧目而视，对他这种直率的个性，感到奇怪！

众目睽睽之下，边瘦桐哈哈一笑，挺身站起，目射精光道：“在下不擅饮酒，主人不必见逼，否则当拂袖而去！”

铁麒麟车卫不禁面色一红，顿时就怔住了。当着众人面前，这位新接红衣狮门的掌门人，可真是有些下不了台了。

只见他头上青筋暴跳，一时真有些“进退维谷”。

立在一边的八十寿翁车飞亮见状，也不禁白眉微皱，由这个奇特的年轻人的脸上，他似乎体验出一种不祥之兆。他尚未及说话，车钗已含笑走过来，推着她哥哥笑道：“人家不会吃酒，你敬个什么劲儿，算了吧！”说着杏眼往边瘦桐面上一瞟，面色微微一红。

车卫借着台阶儿下来了。他仰首把杯中酒一饮而尽，朗笑道：“边大侠太客气了！”

边瘦桐这才落座，面上却无一丝笑容。

这种情形在一个常人身上，也许不足为怪，可是在一个专为拜寿而来的贺客身上，就显得太以奇怪了。

大厅内一阵喁喁私语声，他们俱不知这位奇特的怪人，来此究系何为？

车钗在经过父亲身边时，轻轻道：“这人太怪了，你老人家不可不防！”

车飞亮猛然回头望着她，正想问故，车钗却微微一笑，低头而去。

她在距离边瘦桐身侧不远的的一个位子上坐了下来，秀目澄

波，一声不吭地远远看着他。

九头金狮车飞亮微微一愣，遂又面带笑容，在他想象里，这是不可能的！慢说自己有一身绝世的武功，并不惧他，即使是技不如他，这举座数百名高手，岂能怕他一人？再者，他也想不出，这边瘦桐和自己曾经有过什么过节，因此略一思索，也就不再多虑！

同桌的六派掌门人，虽是都对这位不速的客人心仪已久，可是他们眼见来人如此托大，却也不想自讨没趣，谁也不愿和他说话。

九头金狮车飞亮坐了下来，含笑向着边瘦桐道：“少侠既来至我这海天别墅，少不得要住上几天再走了？”

边瘦桐内心始终像似在忍受着什么似的，此时闻言，忽然抬头一笑道：“不！我这就要走！”

说到此，他忽然面色一冷，道：“老爷子，在下有一事想要请教，尚请据实相告才好！”

举座都不禁蓦然吃了一惊，这时才知道，这边瘦桐并非是专为拜寿而来，而是别有原因！

当下车飞亮沉下了脸色，但是仍然带着一丝勉强的微笑，道：“老夫洗耳恭听！”

青衣边瘦桐冷然道了声：“好！”遂直视着车飞亮道：“我只打听一个人，不知阁下可曾认识，如不认识，在下拨头就走，绝不多扰！”

车飞亮忍不住朗笑了一声，他的一双儿女车卫、车钗都似乎已经预料到事态不妙，双双离座而起，站在了父亲两侧。

车飞亮笑声一敛，微带不悦地道：“边少侠，今日是老夫贱辰之日，当着如许高朋面前，尚请慎重发言才好！”言下之意，也颇有些暗责对方不知自量。

青衣边瘦桐蓦地立起身来，面色一寒道：“请问在二十年前以一杆凤翅流金镜闻名江湖的边盛，阁下可曾认识？”

此言一出，举座震惊！

因为凤翅镜边盛，是一个相当有名的人物，只是后来风闻他丧生云贵，详细情形无人得知。想不到边瘦桐蓦然提出了这个问题相询，众人俱都不胜惊异！

九头金狮车飞亮闻言后微微呆了一呆，这句话像是一道闪电也似的，猛然击中了他，他苦笑笑道：“这人老夫是认识的，莫非那边盛是你……”

边瘦桐见他居然承认，不由身子颤了一下，目放精光，冷笑道：“我要请教，他是怎么死的？”

车飞亮面色一白，紧接着狂笑了一声道：“老弟台，你这句话就问得太唐突了，老夫怎会知道他是怎么个死的？”

边瘦桐冷冷一笑，只见他右手自怀内摸出一物，徐徐张开来，掌心露出一枚菱形的暗器！

座上各人都不禁神色惘然，除了有一二老人，以及车飞亮本人神色略异之外，其他各人俱不知这是一粒什么东西。

边瘦桐冷冷笑道：“车飞亮，这粒铁菱角，你应该不陌生吧？”

九头金狮车飞亮退后了一步，面色一沉道：“你休要无事生非……”

边瘦桐狂笑一声道：“人死十年，这枚暗器才在棺内尸骨中发现。经我查证，竟是你车氏独家暗器，老儿，你还敢狡辩么？”

车飞亮单手一按桌沿，“嗖”一声，已自飘身而出，沉声道：“边盛是你什么人？”

大厅之内，此刻起了一阵骤然的骚动，红衣狮门中众弟子